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堯峯文鈔卷一至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徐鋐

堯峰文鈔　　別集類六　國朝

提要

臣等謹案堯峰文鈔五十卷

國朝汪琬撰琬字苕文號鈍翁晚居堯峰因以自號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由户部主事陞刑部郎中降補北城兵馬司指揮再陞户部主事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

初裒其文為鈍翁類藁六十二卷續稿五十六卷晚年又手自删汰定為此編其門人林佶為手寫而刊之古文一脉自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于三袁至啟禎而極敝

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而琬與寧都魏禧商邱侯方域稱為最工宋犖嘗合刻其文以行世然禧學雜縱橫未歸于純粹方域體兼華藻稍涉于浮夸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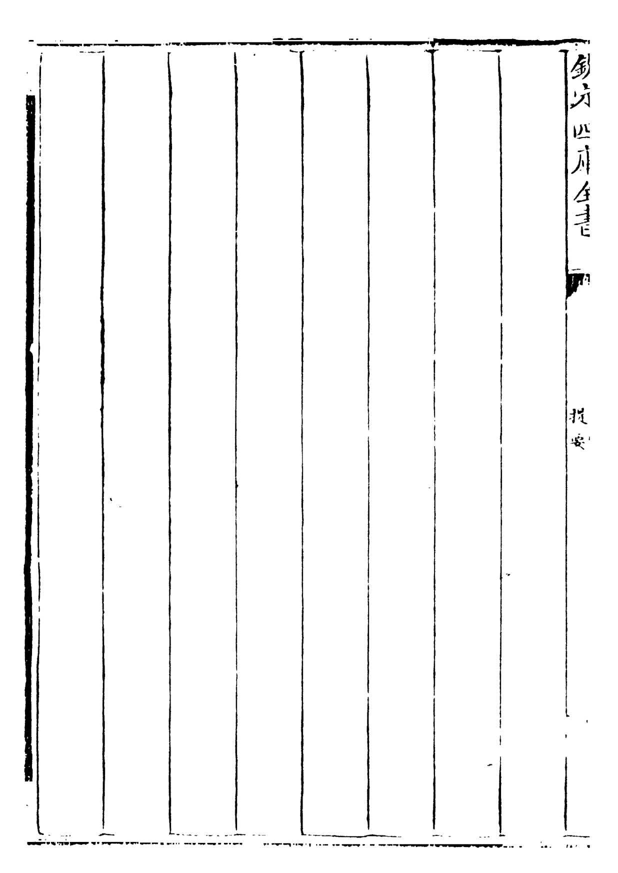
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經與二家迥别其氣體疏通暢達頗近南宋諸家蹊逕亦略不同廬陵南豐固未易言要之接跡唐歸無媿色也琬性狷急動見人過交遊罕善其終者又好詆訶見文章必摘其瑕纇故恒不滿人亦恒不滿于人與王士禎為同年後舉博學鴻詞時乃與士禎相忤其詩有區區晉墓心豈為一懐祖句以王述比士

禎士禎載之於居易録中又與閻若璩議禮相詬若璩載之潛邱劄記中皆爲世口實然從來勢相軋者必其力相敵不相敵則弱者不敢强者不屑不至於互相排擊否則必有先敗者亦不能久相支拄士禎詞章名一世不與他人角而所與角者惟趙執信及琬若璩博洽亦名一世不與他人角而所與角者惟顧炎武及琬則琬之文章學問可畧見矣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堯峯文鈔卷一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騷二十首

反招隱辭并序

予居堯峯二年矣客有勸予出者應之曰僕病未能也因作此辭以見志

山高高兮湖之瀕靄青蒼兮無冬春輕雲兮冉冉淺瀨兮粼粼晝悲吟兮謝豹夕叫嘯兮王孫山中之樹兮有

桂紛糾枝兮團蘤華開兮華落森窅窔兮歲歲美一人兮顔如華遥卜築兮山之阿葯房兮蘭楝繚之兮薜蘿駿吾駕於層嵒兮弭吾節乎深谷酌乳泉以礪齒兮屑雲子以果腹歲將晏兮孰與偕鄰蝯猱兮友麋鹿歎鳳皇之在笯兮與騏驎之受軛曾不如山中之閴寂兮又何羡乎組綬攀桂樹兮幽復幽聊延佇兮襆嬉游吁嗟乎山中兮孰云不可以久留

賦一首

## 醜女賦

姑胥之間具區之側爰有醜女為狀甚奇舉世少匹嫫母瘤后庶幾髣髴廣頤雄顙肥皮癡骨鼻齃口哆蛾濃頟突朱脣凝煤素肌傅漆兩骿昏昏寡黑多白腰細數圍足纖盈尺立則痀僂行則傾仄含詞將吐蕊氣先襲雖極筆舌之形容曾未殫其六七然且不醯不饁不組不紃既陋且淫不媒呈身衪修袂曳長巾招摇里閭倚徙市門行步所及羣然駭焉雞飛拍拍犬吠狺狺顧猶

未喻其醜也而高自擬於妖冶之倫哂先施排夸光狎陽文陵毛嬙偏挑少艾目許神揚如遠如近若迎若將俛影弄態其醜彌章行路畏之褰衣不顧嘲誚並作笑咍交互年逾三十孑然如故欲男不得訖於遲暮嗚呼噫嘻此豈末笄之子寡居之婦待聘而往守貞而處者邪於是怊悵陽春旁皇中夜或擁衾以長嗟或撫鏡而微訴既愁深而眝怨亦羨甚而萌妒語曰美女者惡女之仇良有由也

雜著 五首

理財當審盈絀之勢積久宜酌通久之規等事題本覆稿 後題本不用此稿

臣等看得科臣汪某疏稱天下各項錢糧一年止得銀一千九百六十萬兩天下兵餉共該銀二千四百萬兩盡一歲所入已缺銀四百萬兩而八旗兵餉王以下各滿官并京官外官俸銀共二百零八萬餘兩其祭祀營繕匪須賚予征討出師等費不與云云查

臣部錢糧入不敷出已於四月二十日具有錢糧不敷兵餉缺額等事一疏將十七年歳入若干撥充兵餉若干支用若干不敷若干逐一開明具題恭呈御覽無容復議又疏稱京通倉厫見在漕米四百萬石十七年起運十六年漕糧三百萬石新舊共七百萬石每年王以下八旗披甲支米一百四十萬石尚餘五百六十萬石足支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年之用是有五年之蓄請將應運漕米三年折一年云云

查京八倉見在稉粟米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一百五十八石零通三倉見在稉粟米一百二十八萬石零二處共實在米二百六十三萬三千一百五十八石零此各倉米數之大凡也十六年分漕糧除湖廣久經留充兵餉外約稉粟米三百零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五石零再除江南省題留三十萬石江西省改折三十萬四千七百三十一石十七年起運淨該米二百四十二萬五百石此各省運數之大凡也新舊共

止米五百零五萬三千六百五十八石除每年王以下并八旗披甲人役各衙門皂書太監匠役等項共該支米一百五十八萬二千七百八十八石尚餘米三百四十七萬八百七十石僅足支十八十九兩年爾令科臣條議改本為折誠從軍國起見與臣等所題用意畧同但積儲為天下大命京師根本之地所需漕糧關係甚重臣部祗因錢糧匱乏已極萬不得已始議改折一百萬石本出一時

權宜若定三年折一之例設有水旱災荒西北要地緩急何恃且各省米不起運必至壅積穀賤傷農亦復可慮又停運一年船隻廢置不修河道淤塞不濬次年必大費收拾今議暫將十八年起運十七年漕糧除臣部請改折一百萬石外應如科臣所請再折一百萬石以濟軍需至踊稱改折漕糧三百萬石每石銀一兩四錢共該銀四百二十萬兩通漕糧船一萬隻每船運丁十二名每名月支米一石該糧一百

四十四萬石該折銀二百一萬六千兩每船行糧三十六石該糧三十六萬石該折銀五十萬四千兩又易米折蓆輕賫等銀四十萬兩併省造船挑閘修廠諸費通計攺折一年共約得銀八百餘萬兩云云查十七年漕糧止有二百四十餘萬石臣部題定粳米每石折銀一兩四錢粟米每石折銀一兩二錢多寡不等其通漕糧船共止七千六百七十四隻運丁或十名十一名十二名不等共止八萬四千八百二十

九名每年支行糧半年月糧一年本色折色不等本色之中行糧每名月支自四斗五升起至六斗止月糧每名月支自九斗起至一石止共米五十六萬八千四百二十一石折色之中行糧每石折銀自五錢起至一兩止共銀四十一萬二千八百六十餘兩此臣部見行則例也臣等今將行月正耗并易米折蓆輕齎各項款通盤打筭改折一年不能如科臣所議之數應俟奉

旨後查照漕規請

敕漕撫酌議應折地方米價并各項款造冊題報可也

請申嚴就近撥餉之制以無悞軍需事題本霞

稿　康熙七年二月題

臣等看得科臣劉某疏稱黔省需餉四十餘萬兩不過數府錢糧已足乃部撥江南江西地丁又撥兩浙及上元等八縣鹽課并本省襍項銀兩既不就近又太零星云云查各省最近貴州者莫如湖廣但湖廣錢糧先行儘解雲南則就近省分別無可協惟有江西江南較之

別省距貴州差為不遠是以將江西省銀十三萬兩江南省銀十七萬兩解濟先經臣部於正月撥餉時題明在案是不可謂之遠撥也至於原撥襍項銀五千餘兩乃是以本省錢糧充本省之用倘不許撥給本省則此項銀兩當於何處支銷是亦不可謂之零星也其兩浙及上元等項鹽課銀十五萬兩繫黔撫羅繪錦於上年十二月題請撥給見銀臣部欲撥七年分錢糧祇恐起解遲悞遂將六年所存鹽課俱屬撥賸見銀限文到速

解隨據報解全完是俱不可謂之遠撥并不可謂之零星也又疏稱嗣後撥餉通計本省需餉若干即將鄰省錢糧盡數撥給如有不足再撥他省云云查雲貴兩廣協餉臣部將湖廣江西江南河南等處附近錢糧派撥福建協餉將江浙附近錢糧派撥四川協餉將山陜附近錢糧派撥此後倘有灾荒缺額等項始將各省不拘何項見銀撥補每年正月逐一開列具題在案又疏稱州縣錢糧一經撥餉例於正月開徵今以一省錢糧盡

行撥訖必至催科嚴急協餉原以兩限完解合無以二三限解足便民云云查協餉原限四月內完三分之二八月內全完今又定限四月內完一半九月內全完此三五六七八等月原聽各該督撫陸續徵收報解總以照限解足為期此繫臣部見行事例與科臣條奏約畧相同應仍照例行可也

復讐議（并序）

河南廵按御史賈復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

三春辜當死

詔法司核議而潮兒口供中嘗言其母先為三春所殺於是該司員外郎汪琬以為當下御史再審故議之議曰

復讐之議載於周官禮記春秋見於陳子昂韓愈柳宗元王安石之文者詳矣吾不敢復勦其辭惟以國家之律明之律曰若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注以為不告官者又曰其即時殺死

者勿論注以為少遲即以擅殺論由此觀之凡有祖父母父母之讎雖積至於久遠而後報皆得謂之遲皆可援擅殺以斷者也顧獨不許潮兒之復母讎得毋太苛矣乎一命一抵此刑部現行則例也人既殺潮兒之母而必欲潮兒母子殉兩命以當之其失律意明矣今議者曰潮兒未嘗告官則口供恐不可信夫當潮兒具招之日有司曾不之詰及其申解之日御史曾不之駁彼口供之真偽法司亦安從知之哉且吾非欲遂釋潮兒

之死也僅僅下御史再審而已萬一再審之後而其情可原其辠可雪吾將援此擅殺之條以求為
國家活一孝子則法司之所全不更多耶議者曰潮兒既欲復讐何不即時殺之此大不然吾嘗見被禍之家稺子寡女門户單弱者有矣其上或壓於勢力其次或格於賄財苟有復讐之心不得不乘間伺便以圖之苟無其隙雖積至於久遠而推原律意皆得寛之為遲又何間於數年内外哉律曰辠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

一百今以三春之狠戾敢於殺其族母是亦應死無疑
矣此時設有旁觀者若張氏之親屬能代潮兒誅之罪
亦止於杖一百而已況為潮兒者乎使果能復其母讎
而又不以減死論不可謂法之平也議者又曰柰經屢
赦何夫復讎不可以赦言也赦者
國家所以矜全有罪而非孝子慈孫不忍其親者之所
欲也今必以此罪潮兒不幾與於行兇之甚哉故吾謂
斷是獄者但當窮其口供所從来不當問赦前與赦後

也吾又嘗求赦文觀之惟誤殺者赦他若謀殺故殺皆不赦吾不知三春所犯為合誤殺律乎抑合謀殺故殺律乎果當赦乎抑不當赦乎皆非法司所得而懸斷也洵如吾說使得下御史再審不過煩本部之題請與有司之追勘耳此其事易如反掌而所全實多若憚題請追勘之勞而甘自處於失入為法吏者夫亦勿之思矣

汪姓緣起考

按越國公行狀汪姓其先汪芒氏之後或言曾成公支

子食采於汪罔氏焉羅鄂州汪王廟考實曰氏族之書皆以汪姓出汪罔氏亦曰汪芒孔子所謂漆姓守封嵎之山者在虞夏商為汪罔氏於周為長狄於春秋時為大人又海外西山經有汪野李善以為汪氏國在西海外然則汪罔其氏而汪野其國也顧所居距中國遼遠而哀公時魯乃有汪錡者死齊難為聖人所褒寵嘗以汪罔之人世皆長大號十倍僬僥氏春秋閒蓋嘗一至矣凡弟四人各適一國以死其適魯者曰僑如魯之亞

卿以名其子而太史公又志其藏以為異然則所謂汪罔之後者何從而容於魯乎藉令在魯雖傳數世其質尚當與常人異孔子之荅吳客何至近舍本國之汪而遠稱封嵎之長狄大人為證乎羅說甚辨故吾汪當從姬姓裔為正又按舊譜魯成公庶子生而有文在其手左水右王故名曰汪其後子孫遂氏之竊疑春秋時諸侯命大夫之族於是大夫有以王父字為氏者在魯如展氏臧孫氏孟孫叔孫季孫氏之類是也不聞氏王父

名者周人以諱事神逮事王父則諱王父名安敢取以為氏魯君亦不當以此命大夫也至若季公鉏之後為公鉏氏伍員之後為員氏此皆後世不知禮者所為春秋時不當然也故吾汪氏之得姓當從食采為正葢始則以采地為氏繼則以氏為姓也

文戒示門人

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煩促破碎衰世之文也顛倒謬亂世之文也今幸值右文之時而後生為文往往昧

於辭義叛於經旨專以新奇可喜囂然自命作者嗟乎人文與天文地文一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假令如日夜出兩月並見日中見斗又令山湧川竭桃冬花李冬實夫豈不震耀耳目超於常見習聞之外其可喜孰甚焉而經史書之不曰新而曰妖不曰奇而曰變然則今之作者專主於新奇可喜倘亦曾南豐所謂亂道朱晦翁所謂文中之妖與文中之賊是也僕竊憂之而一二小子輩方且詆僕言為老狂故不

敢以告他人所願諸同志戒之而已其有及僕之門而志或不同者僕亦不敢以告也

堯峯文鈔卷一

# 堯峯文鈔卷二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 經解一 共四十三首 又圖五首

### 八卦方位圖說二則

河圖者文王八卦方位圖之所自出也按河圖之位以五生數統五成數是故一六居北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即坎卦所以北也二七居南所謂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即離卦所以南也三八居東所謂天三生木地八

成之即震卦所以東也四九居西所謂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即兌卦所以西也然則文王四正卦之方位本法河圖而邵子所謂伏羲之圖則不知所本此先天之學所以見非先儒也朱子既主邵子而他日又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穿鑿附會之疑後之學者可以審所從矣

陽主生陰主殺南主生北主殺乾坎陽卦也而居北殺萬物之至者所以生之也坤離陰卦也而居南生萬物

之至者所以死之也推之而極於盛衰禍福喜怒哀樂其倚伏亦猶此也

卦對圖說二則

坎離固皆正對震巽艮兌亦未嘗無正對也頤小過者震艮之正對中孚大過者巽兌之正對是也六子之中惟坎離能各自成卦震巽艮兌雖有正卦亦必兩相附而後成此坎離所以為乾坤大用也

震木陽木也艮山陽土也山必宜木故震艮相附而成

卦巽木陰木也兌澤陰水也水草所鍾為澤故巽兌亦必相附而成卦

上下經系卦說五則

先儒謂乾坤為上經之主坎離用事是矣然亦有辨焉自泰否以前乾為主坎用事者也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皆有坎雖震長男艮少男亦必附坎而後成卦天一生水也自泰否以後坤為主離用事者也同人與大有則離先合乾噬嗑與賁則離又合震艮地二生火也於是

聖人以坎離終焉泰否以前有坎无離泰否以後有離无坎

先儒謂艮兌巽震為下經之主是矣然亦有辨焉自損益以前艮震用事遯大壯蹇解四卦皆艮震也至損益則艮震與兌巽合而兌巽始用事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凡十卦无不有兌巽者至漸與歸妹二卦則艮震又與兌巽合矣巽長女兌少女皆隂也巽隂柔而善入兌隂柔而善説兌巽用事得非末世之象與

上下經雖卦數不同而其卦往往遥對咸恒與乾坤對損益與泰否對夬姤與剥復對小過與頥對中孚與大過對既未濟與坎離對上經主天道乾坤泰否剥復坎離皆天道之自然者也下經主人事咸恒損益夬姤既未濟皆人事之必至者也

乾坤者萬物之男女也咸恒者一物之天地也泰否者乾坤之合坎離則天地之所以泰否也損益者咸恒之變既未濟則男女之所以損益也泰否必相循環然後

能立天地使无水火則天地幾於渾沌而幷无所謂泰否矣孔子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言水火之在天也損益亦必相循環然後能成男女使无水火則男女幾於冥頑而幷无所謂損益矣孔子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言水火之在人者也天道相禪而不已人事相因而不絕則皆水火為之也是故天地消息於水火之中男女亦死生於水火之中

泰否者乾坤全體之交合也則在上篇咸恒既未濟者

乾坤分體之交合也則在下篇

象說

易之取象不同有取半體者有取似體者有取互體者有取伏體反體者又有取互變體者故曰易變易也不可以一說泥也何謂半體如小畜三四得坎之下二畫則象辭稱密雲不雨是也何謂似體如頤稱龜大壯似兌稱羊是也何謂互體如震九四互坎則四爻稱遂泥是也何謂伏體如同人內卦離伏坎則稱大川是也何

謂反體如艮内卦巽正兑之反則初爻稱得妾是也何謂互變體如乾九三互變離則三爻稱終日是也

陽爻稱九隂爻稱六説

乾卦陽純乎九者也故用九坤卦隂純乎六者也故用六他卦九六相錯故无用九用六之辭

隂陽老少説三則

老陽者純陽无隂老隂者純隂无陽少隂少陽者隂陽相錯故曰三陽而二隂三其三三其二而爲老陽老隂

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為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為少陽之數也

三奇為九三偶為六一奇二偶為七一偶二奇為八九六七八之數即八卦也

陽老則陰伏焉故老陽之九退即為少陰之八陰老則陽生焉故老陰之六進即為少陽之七

八卦皆配九數二則

天之生數九其成數亦止於九是故八卦之畫乾三坤

六為九震巽坎離艮兌六卦兩兩相對男五女四其數亦皆為九此與天數合者也天地各有生成之數而八卦獨具天數者地統乎天也朱子謂洛書以奇數為主聖人作易所以則洛書者義取此也

乾一與坤八合兌二與艮七合離三與坎六合震四與巽五合其數亦皆為九故曰八卦皆配九數

坎離乾坤之大用

乾坤體也坎離用也大小過肖坎頤中孚肖離者蓋長

少男女亦未有外水火而能成陰陽者也故曰坎離乾坤之大用

八卦在五行之先

乾兌皆金也震巽皆木也彖傳惟言天地水火雷風山澤置金木不言者金藏於水木生於地開闢之始猶未有金木故也故曰八卦在五行之先

卦義禨說二十五則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乾坎先合為需訟坤坎次合為

師比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離合乾為同人為大有其所以不合坤者則先儒所謂上經乃易之陽體合陽不合陰是也

乾中爻互變皆離坤中爻互變皆坎坎離所以為乾坤之用也

泰和蕭氏曰六子如巽離兊皆陰也震艮雖陽又皆偏者也惟坎得陽之中故在六子中最貴最先用事其說則誠然矣然震與坎合而互艮為屯坎與艮合而互震

為蒙一卦之中三男皆具坎雖最先用事震艮亦未嘗不在也此聖人次屯蒙之微意也

屯六二變節此女子之屯而守節者也故曰貞不字十年乃字蒙六三變蠱此女子之蒙而蠱者也故曰見金夫不有躬

上地下天曰泰上水下火曰既濟皆逆行者也故曰易逆數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陽包陰也否之六二曰包承陰包陽

也陽包陰則為君子畜小人之象故泰陰包陽則為小人容君子之象故否逮其甚也君子不惟不能畜小人也方且以君子攻君子小人不惟不能容君子也方且以小人攻小人是則大亂極敗之道也

泰之上九曰城復于隍此天道之循環也聖人言泰變而否之易也否之上六曰傾否先否後喜此人事之輓回也聖人言否變而泰之難也轉否為泰舍九五之大人其誰望焉

不耕穫不菑畬則福之无妄者也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則禍之无妄者也禍福不可以逆億惟君子脩身俟命能不貪无妄之福而不憂无妄之禍

天氣下降者也坎水得乾之中畫故潤下地氣上升者也離火得坤之中畫故炎上

兩坎相接三四中虛此坎中有離也兩離相承三四中滿此離中有坎也故曰坎離乾坤之交非若震巽艮兌各不相蒙者也

坎中爻互震艮震艮中爻亦互坎此兄弟相從之義也
離中爻互巽兌巽兌中爻亦互離此姊妹相從之義也
咸象之為拇為腓為股為脢為輔頰舌者梁山來氏曰
男女相感之情莫如年之少者一身從拇而上自舌而
下无不以情相感故聖人取象焉其說則誠然矣然而
感必以正相感而非正則於男女之情有餘而於夫婦
之道不足也艮止也止乎禮義則正故彖辭戒之曰利
用貞

咸感也兌說也然而有心以感人則其相感也必淺故不曰感而曰咸飾言以說衆則其相說也必偽故不曰說而曰兌

損卦損乾之上爻以益坤之上爻是兌損而艮益也益卦損乾之下爻以益坤之下爻是巽損而震益也在先天則為損陽以益陰在後天則為損女以益男也此先後天之分也

天地之化專者不生襍者亦不生春秋傳曰男女同姓

其生不蕃穀梁亦曰獨陽獨陰不生獨天不生此專者不生之驗也損卦六三爻辭曰三人行則損一人此襍者不生之驗也

彖傳曰困剛揜也是柔困剛也及觀爻象則又剛柔交困困於酒食困於金車困於赤紱剛之困也困於株木困於石據於蒺蔾困於葛藟於臲卼柔之困也以木石蒺蔾葛藟之困校酒食車紱殆加甚焉至六三之凶又有死期將至之象然則小人之困君子終不免於自困

也果何益哉

漸女歸之正者聘則為妻者也歸妹女歸之不正者奔則為妾者也故漸之九三九五爻辭得稱夫婦歸妹不稱者示娣妾不敢與女君抗也

萬物之質變化於水是故屯卦坎在上以水始也未濟坎在下以水終也未濟之終於坎者亦猶十干之終於壬癸十二支之終於亥也傳曰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此之謂也

心實則誠乾☰畫皆實故聖人以誠言之心虛則敬坤☷畫皆虛故聖人以敬言之坎離乾坤之大用也坎得乾中畫故其彖辭曰有孚惟心亨孚者誠也離得坤中畫故其爻辭曰履錯然敬之无咎誠敬所以為心學之本也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班固曰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也是故五十有五之中去其五則為大衍之數去其六則為

大衍之用數

六畫而成卦故六其老陽之數即為乾之策六其老陰之數即為坤之策

乾爻以一函三參天之説也坤爻以一判二兩地之説也乾奇三畫震坎艮各得其一巽離兊各得其二合之為十二畫以一函三三其十二畫是老陽數也坤偶三畫巽離兊各得其一震坎艮各得其二合之亦十二畫以一判二二其十二畫是老陰數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故聖人於乾卦言仁坤卦言義所為法天地以盡人道也班固曰仁者生生者圜義者成成者方故仁屬乾義屬坤也

河圖之數陰陽生成相配洛書之數陽居正位而陰居偏位河圖之數十而方隅次序未嘗不止於九洛書之數九而一與九對二與八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未嘗不歸於十也又洛書亦以一合六以二合七以三合八以四合九而以五數居其中悉與河圖數協故曰河圖洛

書相經緯

傳曰火日外景金水内景凡能鑑物者皆陽也火日為離離陽包陰故外景金水為坎兌坎兌陰包陽故内景然則坎為月月亦水也何以與日皆外景與曰非也月固借日光以明者也是以其景似日

堯峯文鈔卷二

堯峯文鈔卷三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經解二 共五十八首

易問五十八則

用九用六

問六爻皆變他卦皆占之卦乾坤異是何也曰乾坤不可變也何氏曰乾變則之坤坤變則之乾若以之卦占則是天地君臣易位也而可乎是故聖人更其例

乾之同人　之小畜

問乾九二見龍在田龍非淵則天何為乎田也曰雲行雨施則田首被其澤龍之德莫大焉聖人以喻大人之濟時如此是故傳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問乾九四或躍在淵躍矣何以在淵也曰此言龍之或躍或在淵也變巽為進退為不果又與初應故其象云然傳曰或之者疑之也潛躍俱未可定也

坤之剥

問坤上六龍戰于野陰亦得稱龍乎曰非也說卦傳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與此文義同陰不敢與陽戰主乎戰者陽也故稱龍

屯之比

問屯蒙皆坎德也屯不以君道予坎何也曰吾聞諸先儒矣屯獨以君道予初者出乎震之義也蒙兼以師道予上者成乎艮之義也

蒙象之蠱

問六十四卦皆所以筮也蒙之彖獨戒其再三瀆者何也曰蒙内卦坎坎為狐疑凡明者善斷蒙者善疑惟其善疑則雖正告而猶惘惘然不知適從此所以愈蒙也故戒之

問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金夫孰謂曰謂九二也坎性陷而趨下又卦變蠱所謂女惑男者也故六三舍正應而從不正然則九二何以稱金夫曰變蠱則二三四互兑兑為金

## 需之夬

問需六四變水言血者何也曰坎為血卦四巳入險朱子謂之殺傷之地是也不可但以水言故稱血

## 師之蒙

問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孰謂曰謂六三也葢九二為長子又為丈人六三為弟子又為小人也小人挾上寵以逞則必主驕盈僭亂之禍有功且不可用而况貢師之將亡國之大夫乎

比彖

問凡卦俱為筮設而比彖獨言原筮者何也曰蒙内卦坎故戒之以瀆筮比外卦坎故教之以原筮坎為狐疑疑在内者宜明以决之疑在外者宜詳以審之其義各有取也

問比彖辭後夫凶何以言後夫曰夫者九五也四隂在五之前向夫者也一隂在五之後倍夫者也然則後夫者謂上六也

小畜彖

問小畜彖辭密雲不雨豈謂其不成坎與曰然自二至四互兌則澤氣上蒸密雲象也自三至五互離則日麗於上不雨象也上九變坎故曰既雨

泰之升否之无妄

問泰之初九稱彙征否之初六稱彙貞何也曰君子雖進則聖人勉之以征小人雖退而又易逐於邪則聖人戒之以貞聖人之望君子也重亦未嘗輕於弃小人也

泰之需

問泰歸妹之六五皆言帝乙歸妹有以異乎曰震為帝兊為妹二卦者无以異也是故泰傳曰天地交而萬物通歸妹傳亦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其義一也

否之萃

問否上九傾否孰傾之曰九五之大人傾之也不曰否傾而曰傾否則天道也而有人事焉所謂取亂侮亡者也

謙之坤 彖

問謙彖辭君子有終得毋以有終戒君子乎曰非是之謂也小人之行謙也以偽君子之行謙也以誠誠故有終偽則未有能終者也

問謙九三何以稱勞謙也曰傲則逸謙則勞坎勞卦也二三四爻互坎而三得坎之中畫故稱勞

隨之兌 之革

問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丈夫小子孰謂曰六三小子

也初九丈夫也三居二上故係之初居二下故失之然則六三亦震之一爻也震長男何以稱小子曰以隂故小之也

問隨六三丈夫小子又孰謂曰九四丈夫也六二小子也吴氏曰三无應无夫之婦也四亦无應无婦之夫也无夫之婦近於无婦之夫而隨之故謂之係丈夫也

蠱彖之艮

問蠱彖先後甲者何也曰先甲三日辛此巽所納也後

甲三日丁此兌所納也蠱內巽而互兌兌巽陰柔之卦易以致蠱故一懲於前一戒於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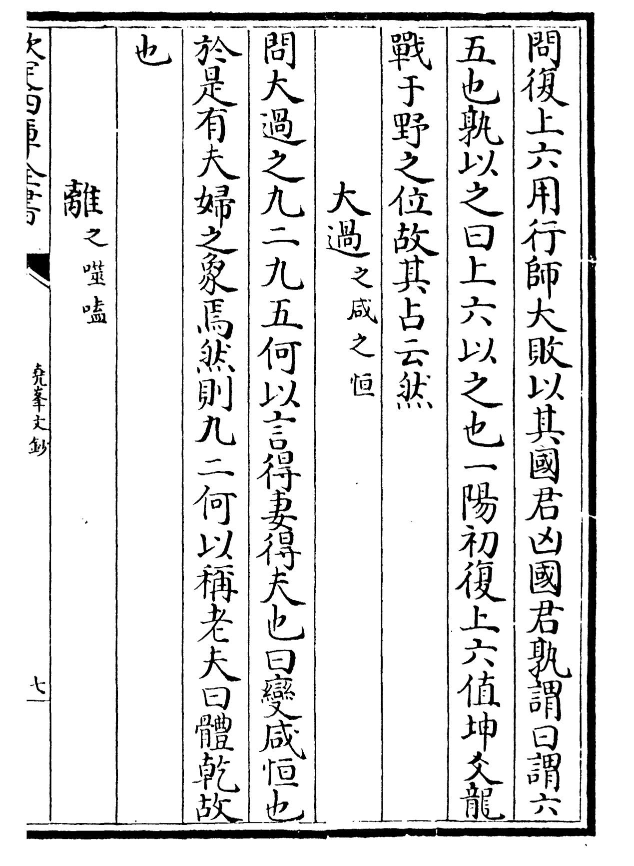
問蠱之九二何以幹母蠱也曰幹之者三男也內卦為震初二俱變為坎二互至四為艮夫以三男之母猶不能无蠱此凱風之七子所以深自刻責也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情迫而辭婉以庶幾母蠱之可幹其殆有得於不可貞之義乎

觀之渙

問觀六二何以稱闚觀也曰變坎也處坎窞之中所觀幾何闚觀之象也然則何以利女貞曰婦人无外事闚觀者其正也初位陽為童二位陰則為女

復<sub>彖</sub>之頤

問自姤至復歷七月矣何以不言月而言日也曰古人呼月為日也然則臨彖何以言八月曰非是之謂也李氏曰復陽長以日云者幸其長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此扶陽抑陰意也





問復上六用行師大敗以其國君凶國君孰謂曰謂六五也孰以之曰上六以之也一陽初復上六值坤爻龍戰于野之位故其占云然

大過之咸之恒

問大過之九二九五何以言得妻得夫也曰變咸恒也於是有夫婦之象焉然則九二何以稱老夫曰體乾故也

離之噬嗑

問離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何以凶也曰君子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生非君子所幸而死非其所畏也或歌或嗟其不達於死生也審矣夫安得而不凶然則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詩人之說非與曰詩義別有所刺非謂日昃者必當歌也如之何其據詩以例易也

咸恒

問咸恒何以象夫婦也曰獨陽獨陰不能以生成咸恒

陰陽合則有夫婦之道也然則蠱與歸妹何以不言夫婦曰以巽遇艮則陰老而陽少以兌遇震則陽老而陰少不若咸之少男少女恒之長男長女其陰陽適相等也

中男中女

問長少既象男女矣中男中女何獨不然曰坎離所以為乾坤用者微而陰陽之交明而日月之運寓於物則為水為火禀於人則為精為神何莫非坎離之用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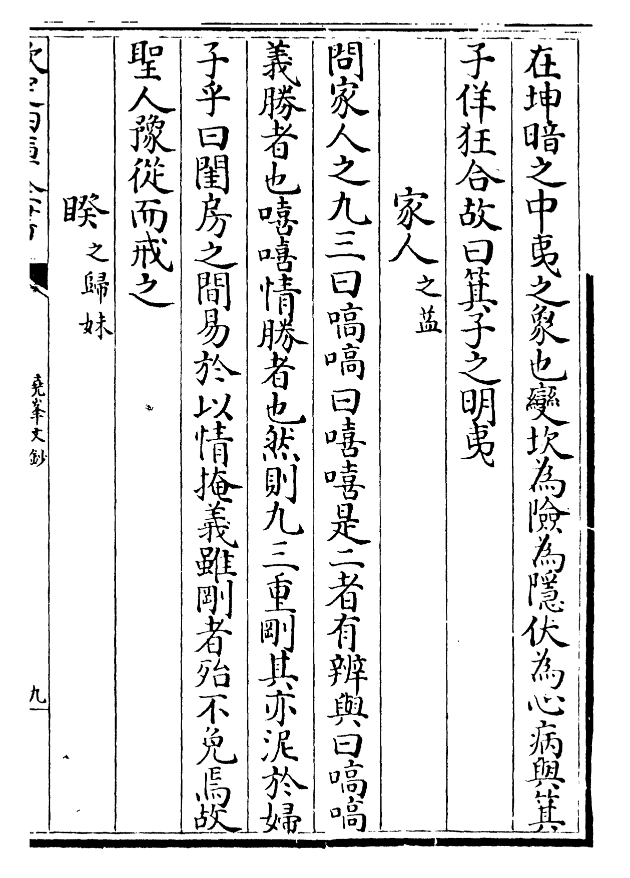
可專以男女言故不言也

遯之姤

問遯六二執之受執者誰也曰九三也故九三爻辭曰係遯言為六二所執也上三陽遠陰故能遯九三比陰故受其縶維而不得遯也

明夷之既濟

問明夷外卦為坤是離明之所由夷也六五乃以箕子當之何也曰自三至五互變離與六二相應明之象也



在坤暗之中夷之象也變坎為險為隱伏為心病與箕子佯狂合故曰箕子之明夷

家人之益

問家人之九三曰嗃嗃曰嘻嘻是二者有辨與曰嗃嗃義勝者也嘻嘻情勝者也然則九三重剛其亦泥於婦子乎曰閨房之間易於以情掩義雖剛者殆不免焉故聖人豫從而戒之

睽之歸妹

問睽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其辭得毋稍怪矣乎曰信則合疑則睽物之情也合則愈信睽則愈疑上九之所見皆中心疑也坎為心病為狐疑上九之所見皆坎象也

損益

問損益者咸恒之變也然則何以不言夫婦曰孔子嘗言之矣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此釋損之六三爻者也

夬之需

問夬之九四即大壯之九四也其取羊象同其言悔亡同然夬獨不為吉者何也曰大壯變坤成泰故曰壯于大輿之輹夬變坎成需故曰其行次且曰聞言不信傳所謂需不進者是也何吉之有

升象

問升象辭南征吉何以知其南也曰明夷合坤離成卦故九三謂之南狩升合坤巽成卦拱離於中故象辭亦謂之南征皆指離也

井之升

問井之初六九三皆曰不食九五曰寒泉食不言飲而言食者何也曰主烹飪也所以大井養人之功也

革彖

問革彖辭已日乃孚何以知其為巳日也曰卦圖離兌拱坤坤土也故曰巳日然則六二何以復言巳日乎曰離得坤中爻六二是也彖爻所謂巳皆主坤也

鼎彖之旅

問鼎初六言趾九四言足九三六五皆言耳者何也曰吾聞諸先儒矣盖析上下體為二鼎也上體之鼎有耳无足故曰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无耳故曰鼎耳革

問鼎九二我仇有疾何謂仇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二五正應嘉耦也二初雖近比而非應故曰仇

漸之觀之艮

問漸九三言婦孕九五言不孕者何也曰三四陰陽交故孕二五應而不交故不孕然則何以九三凶而九五

吉乎曰五以二為婦正也三以四為婦非正也三四相比而成夫婦則凶二五相應而成夫婦則吉此女歸之所以利貞也

歸妹之兌

問歸妹六五稱帝乙者孰謂曰謂六五也妹其六三也帝乙以柔中者化其妹使尚德而不貴飾故曰不如其娣之袂良

豐之大壯

問豐六二得疑疾矣何以能有孚也曰孚者疑之反發者蔀之反離體伏坎有孚發若者以伏體反言之也

巽之漸

問巽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何以吉也曰亢之過者往往失諸傲巽之過者往往失諸詐傲與詐皆不可為中道皆凶德也若過於巽矣而又藉史巫丁寧以自達於鬼神是則巽之過而誠者也故吉

未濟之蒙

問既濟之九三未濟之九四皆言伐鬼方矣而九四獨勸之以震者何也曰九三以剛居剛者也九四以剛居柔者也剛者慮其輕鋭而喜事柔者慮其退緩而後事聖人之於九四也勸之以震則未濟者庶其有濟與

大衍之數二則

問大衍之數何以五十也曰太極生兩儀則陽儀一陰儀二衍而為三兩儀生四象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衍而為十四象生八卦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衍而為三十六通太極之一兩儀之三四象之十八卦之三十六是以五十也然則虛一不用何也曰太極其體也兩儀四象八卦其用也太極者數之所自起而非數也故虛之

問所謂小衍大衍者何也曰四其一幷一則為五四其二幷二則為十四其三幷三則為十五四其四幷四則為二十是以五十也邵子謂小衍之而五大衍之而五十是也草廬吳氏取之

四營

問四營之說宜何從曰一分二掛三揲四扐此一說也陽爻六九五十四陰爻六六三十六四營則四其五十四為二百一十六四四其三十六為百四十四也又合二篇陽爻共百九十二每爻以九數之得千七百二十八陰爻亦百九十二每爻以六數之得千一百五十二四營則四其千七百二十八為六千九百一十二四其千一百五十二為四千六百八也此又一說也合此二說

益无往非以四求之者故曰四營而成易然則必以四求之何也曰此聖人取法乎四象之義也有言乾營十八卦坤營二十四卦離營十四卦坎營四卦者以是為四營也其言亦可采乎曰此非傳之所有吾不知也

## 陰陽數皆十五

問二少之策何以與二老同也曰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此天地之生數也積之則為十五陰陽之數不外乎此而已故老陽遇老陰為十五少陽遇少陰亦為十五

皆自然合於生數者也故曰參伍以變三五為十五也以是二老之策與二少之策各極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太極

問太極之為无極如之何曰道生一者老氏說也道在太乙之先者莊氏說也王弼以來依據老莊遂解太極為太乙則是太極非道當別有道以生太極矣得毋異端惑人之甚與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无

極益正告學者以太極之義也其義既明則言无極可

不言无極亦可朱陸之辨雖相持而不下然畧其辭而

觀其旨俱有功於太極者也

兩地

問地徑二圍四顧止取其半者何也曰非是之謂也圍

三者以一為三故三其三陽而成九圍四者以一為二

故兩其三陰而成六也然則取半之說亦可通乎曰可

九者陽之極數也六者陰之中數也故曰陽取全而陰

取半也惟陰數極於十二是以地支如其數而歲有十二月

六子

問六子所以為雷為水為山為木為火為澤者何也曰吾聞諸先儒矣雷出於地下者也故震一陽在下水畜於地中者也故坎一陽在中山峙於地上者也故艮一陽在上木生於地下者也故巽一陰在下火生於木中者也故離一陰在中澤鍾於地上者也故兌一陰在上

木始弱而終強陽在末也火外明而内晦陽在外也澤外潤而内燥陽在内也澤惟内燥故能生金惟外潤故能鍾水

坎水

問天一生坎水水之所以最先者何也曰今夫呵而潤食而涎噎而涕哀而泣媿而汗𤘽牡之交接草木果蓏之包含莫非水也氣溼然後蒸蒸之久然後熱於是乎火遂熾焉此天一地二之分也

艮不為馬

問乾震坎艮皆陽卦也艮何以獨不為馬曰艮止也止非馬之性故也

納甲

問納甲術家之説也先儒或以此言易果可信乎曰傳有之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術者知數而不知理則流為方伎儒者知理而不知數亦未足與窮易之全旨也然則日有十而卦止有八以八納十何也曰乾坤父母

也故納其始終之四日甲乙壬癸是也甲壬陽乾納之
乙癸陰坤納之其他六日則三男納其陽三女納其陰
此數而協於理者也

人與卦象相應

問人全體亦與卦象相應乎曰然人之為形也耳目鼻
三竅皆偶口與大小溲三竅皆奇此泰卦之象也陰陽
交而形始成又何惑焉

連山坤乾

問或謂震巽坎離艮兌乾坤為殷坤乾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為夏連山次第然與否與曰文獻不足徵孔子嘗言之矣吾何以知其孰連山孰坤乾也吾知周易而已曰坤乾以說卦傳雷以動之一章始震終坤知之連山以帝出乎震一章始震終艮知之曰易變易也聖人錯綜言之何不可者必曰此言連山之易也此言坤乾之易也則孔子无明文吾不敢信也彼之為此言也猶之分伏羲文王孔子之易為三易皆後儒謬誤者也然則

孔子所謂吾得坤乾者非與曰坤乾不傳先儒固以為禮家依倣魯論妄為之說也

卦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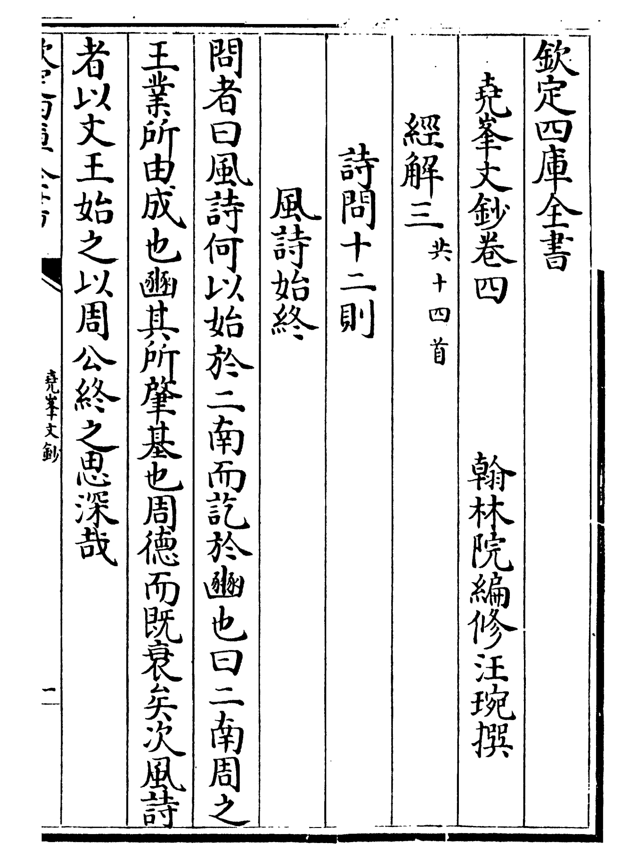
問卦氣之說亦可取乎曰吾取其可取者臨之八月有凶復之七日來復此文王之言卦氣也由是推之則復十一月歷臨泰大壯夬而乾為四月又姤五月歷遯否觀剝而坤為十月可知也兌正秋也此孔子之言卦氣也由是推之則震為春分巽為立夏離為夏至坤為立

秋乾坎艮為立冬為冬至為立春可知也其他六十卦直三百六十日每卦直六日七分則緯文之所載京房郎顗術士之所明而非經之所有吾不能知也

先儒說易

問先儒之說易備矣易其无遺藴與曰傳有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儒者之言易也各言其見而已舍曰能盡易之藴則得其理者未必喻其象達其象者未必究其數也

堯峯文鈔卷三





堯峯文鈔卷四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經解三 共十四首

詩問十二則

風詩始終

問者曰風詩何以始於二南而訖於豳也曰二南周之王業所由成也豳其所肇基也周德而既衰矣次風詩者以文王始之以周公終之思深哉

詩無天子諸侯之别

問者曰詩果無天子諸侯之辨乎曰然天子之國非無風也諸侯之國非無雅頌也何以言之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有王風又有豳風是皆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問者曰先儒謂平王政教微弱故黜其詩為風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然後有頌豈其說皆非與曰然王之黜為風也孰

黜之天子不自黜也作詩者與采詩者必不敢黜其所得之詩以告於天子也然則果孰黜之平王之政教雖不及文武成宣之盛然非幽厲比也幽厲之詩猶列於雅而平王獨否是反不逮幽厲也魯之郊久矣郊則樂工必歌頌詩使請之周而後敢作然則僖公以前將僣歌周頌乎抑遂不歌乎不歌則廢樂也僣歌周頌則非其地非其人是誣先公以自誣也魯君臣雖愚其不為此也明矣且行父之使又不見於春秋春秋之時天王

之使於魯者十有八魯大夫之如周者六如而不至者一孔子莫不具載而顧獨遺此此其為臆說無疑也

風雅正變

問者曰風雅之分正變也其孰昉乎曰此大序之言也吾疑之何疑乎爾曰一國之詩有正有變焉一時之詩有正有變焉吾疑其不可以國次世次拘也何以言之二南正風也然而野有死麕可不謂之變乎十三國變風也然而柏舟之為婦淇澳緇衣之為君七月之陳王

業之艱難可不謂之正乎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文王已下十八篇皆正雅然而常棣之弔管蔡雖謂之變可也六月以下五十八篇民勞已下十三篇皆變雅然而六月車攻崧高烝民常武諸詩皆以美宣王之中興夫既從而美之矣則異於圻父白駒之屬審矣雖謂之正亦可也凡言正變者必當考求其詩考求其詩然後能得其實褒美之詩為正則刺譏之詩為變也和平德義之詩為正則哀傷淫佚之詩為變也故曰國次世次不可

拘也必自懿夷託於陳靈謂之變風變雅毋亦膠滯而弗合矣乎問者曰然則詩之孰正而孰變也不幾於涵與曰視夫善惡美刺而得之矣奚其涵

孔子未嘗删詩

問者曰孔子何詩之删也曰孔子蓋嘗正樂矣而未嘗删詩删詩之說昉於史遷其言不可以據依也孔穎達謂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亾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此說是也問者曰删詩與正樂不同乎曰删之云

者削而弃之也正之云者按其節奏整齊其次序如所
謂無相奪倫者也是安得同史遷葢因論語而誤衛宏
又因史記而誤也是以有刪詩之說夫孔子之於詩也
與春秋無異春秋郭公夏五有文無義皆書於冊而不
之去也其於小雅南陔白華六詩有目無辭者亦然降
而至於桑中溱洧諸篇猶班班具列使孔子而果刪之
耶安得尚存此滛佚之辭以啟學者之吸吸哉問者曰
然則奚為其有逸詩也曰世之所傳逸詩者或句存而

亡其章或章存而亡其篇不得為完詩故太師弗之采魯人弗之録也太師弗采魯人弗録則孔子亦聽之而已矣

## 正雅

問者曰或謂雅詩無正變者何也曰夫豈獨雅太史公曰周道闕而關雎作薛君章句曰芣苢傷夫有惡疾則是二南不得為正風也太史公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則是鹿鳴已下不得為正雅也言正變者葢自毛氏之

學始問者曰孰為優曰其毛氏乎予嘗考之於禮矣鹿鳴魚麗諸詩皆鄉飲酒燕禮之所歌也關雎鵲巢諸詩皆所以合樂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大射所用以為節也使諸詩出於衰周之作則當成康盛時其施於鄉飲燕射者果何詩也豈皆有司失其傳與抑鄉飲燕射之儀至周衰而始備與吾不信也彼說詩而不協於儀禮射義者臆說也是故於毛氏有取焉爾

變風變雅之終

問者曰變風變雅之終也其亦有義例乎曰有之王道陵夷周公召公不可復作風詩之終於東山破斧諸篇也所以見天下之思周公也雅詩之終於召旻也所以見天下之思召公也

詩敎

問者曰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敎也三百篇之敎其俱若是與曰然然則墻有茨之黜中冓也相鼠之刺無禮也何人斯巷伯之惡讒譖也得無稍甚矣乎奚其厚曰忠

愛之至不得已而為是深怨痛疾之辭是其意則美矣是故聖人取其意而不責其辭

二南非繫周公召公

問者曰二南皆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何也曰周召者地也非人也先儒蓋嘗辨之矣夫二南既非二公所作又非咏歌二公而作也其美召公者惟甘棠一詩耳如之何其據此而概以他詩繫之二公也文王在上而繫其詩於二公則是以子而攘父之美以臣而攘君之美

也此必非聖人意也當是之時天下皆惡紂而親文王然文王猶不能全有天下也故其詩不稱王而繫之於地文王雖不能全有天下顧其化之所被則已溢於江沱汝漢間矣不得以周召之地限之也故稱南焉小序言其化自北而南者是也言繫之二公者則臆說也

邶鄘衛

問者曰邶鄘衛何以得先王風也曰先儒嘗言之矣昔者武王滅商分其畿内為三國故三國相與同風然則

邶鄘衛之次二南也猶商頌之得次周頌也其諸孔子所以存先代與

聖人録淫詩

問者曰聖人果録淫詩與曰然王者之政必自内始周南之咏關雎葛覃卷耳也召南之咏鵲巢采蘩也皆女子之賢而幸者也正也邶之緑衣日月終風鄘之柏舟衛之碩人皆女子之賢而不幸者也正而變也終風柏舟碩人之後於是以淫詩繼之如凱風雄雉牆有茨君

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與氓之屬皆是也禮義消亡淫風大作聖人之於詩也首録女子之詩一或以爲勸一或以爲懲斯其好貞而惡淫也不亦深切著明矣乎

九夏非周頌

問者曰九夏果周頌與曰南陔白華華黍由庚此笙曲也九夏此金奏之節也蓋皆有聲而無辭大射禮歌鹿鳴三終奏肆夏新宫三終周禮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夫有聲有辭工所諷誦者歌也有聲無辭工所播

諸笙管琴瑟鍾鼓者奏也九夏烏乎頌問者曰然則肆夏非時邁與曰非也先儒謂肆夏一名樊時邁也昭夏一名遏執競也納夏一名渠思文也又謂肆夏為一詩樊遏為一詩渠為一詩皆臆說也吾未聞一詩而三名者也且時邁有肆於時夏一語適與肆夏合猶可借之以相附會若昭納二夏則於執競思文奚取焉孔子子夏不言也儀禮左氏傳不言也後人何從知之吾亦何從信之哉

楚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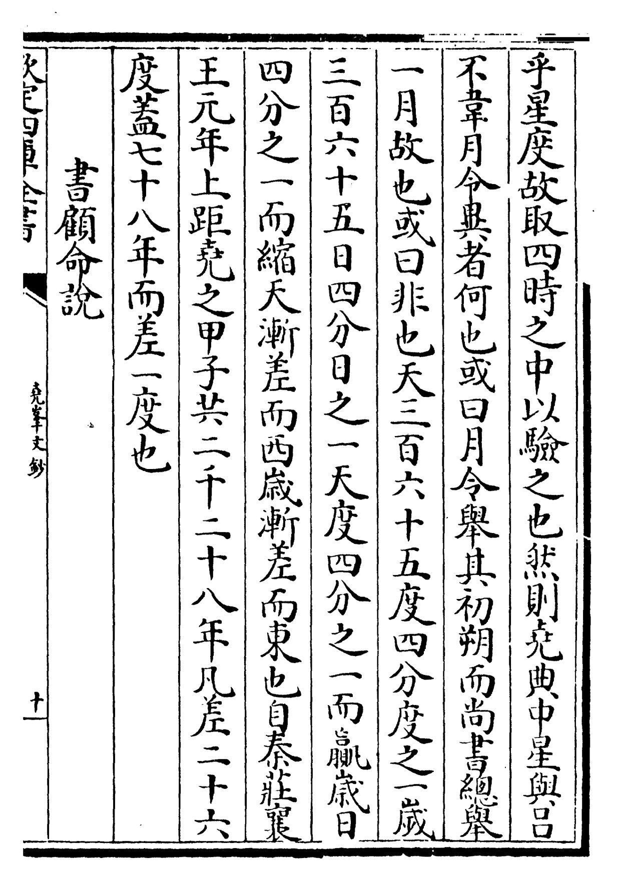
問者曰楚辭其詩之苗裔與曰然詩亡而後春秋作春秋絶而後楚辭興其諸所以憫世疾俗勸善而懲惡者蓋猶不失忠厚惻怛之意焉是故與三百篇近者莫善於楚辭

書中星解

日中謂春分也陽氣自此而中也宵中謂秋分也陰氣自此而中也日永謂夏至也自冬至之後日自北而南

陽漸以生則日景漸以長至此而始極也日短謂冬至也自夏至之後日自南而北陰漸以生則日景漸以短又至此而始極也春夏冬不言宵秋不言日互文也星鳥其形也星火其次也星虛星昴其宿也於春言其形則夏為蒼龍秋為玄武冬為白虎可知於夏言其次則春為鶉火秋為玄枵冬為大梁可知於秋冬言其宿則春為柳星夏為氐房可知亦互文也經之言約而該簡而盡者也按史記天官書有四宮星蓋南宮朱鳥為鶉

火之次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其形如鳥故曰朱鳥春分則見於南方東宫蒼龍為大火之次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龍故曰蒼龍夏至則見於南方北宫玄武為玄枵之次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有龜蛇體故曰玄武秋分則見於南方西宫咸池為大梁之次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有白虎體故曰白虎冬至則見於南方也何以獨指南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取南方以為準也何以獨指四仲言聖人不能朝夕察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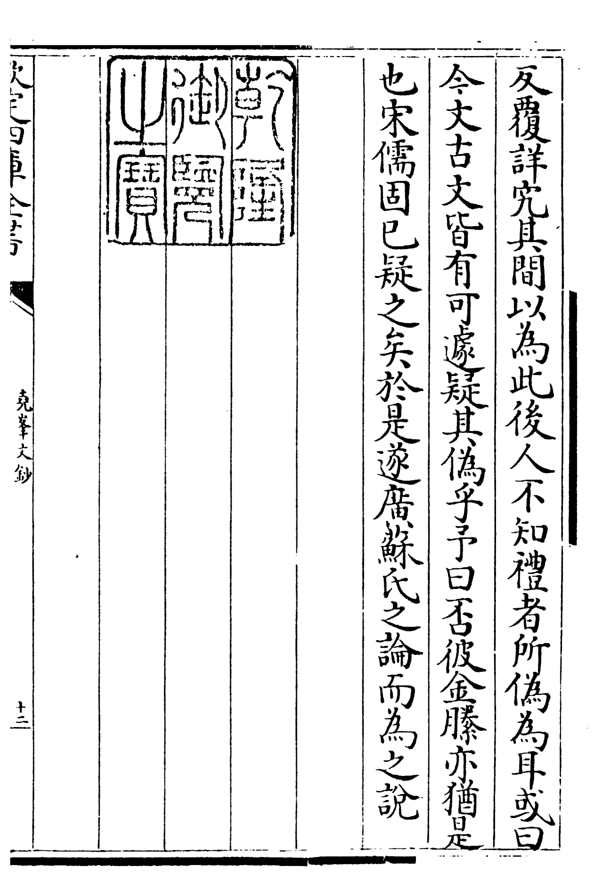
乎星度故取四時之中以驗之也然則堯典中星與呂不韋月令異者何也或曰月令舉其初朔而尚書總舉一月故也或曰非也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贏歲日四分之一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也自秦莊襄王元年上距堯之甲子共二千二十八年凡差二十六度蓋七十八年而差一度也

書顧命說

蘇氏論康王之失禮可謂詳矣顧吾猶有疑焉竊以為顧命與康王之誥此兩篇者皆譏書也何以言之凡人子之於父母也平居則有問寢視膳之禮疾病則有嘗藥之禮未嘗須臾離父母側也成王彌留之際自公卿百執事而下無不在者而康王親為元子獨不在王之左右不得與聞顧命何也古之奔喪者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是何如其迫且切也故吾謂成王既崩雖使康王相距數千里之外猶當蒲伏以赴安有宮門咫尺而不

入就號哭辟踊之位者顧必俟干戈虎賁以逆之乎乃孔安國曲為之說曰由喪次而出出而復逆以殊異之夫康王既已為元子矣又安用借此為殊異哉此於經無明文也曾子問於孔子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曰自斬衰以下皆可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奠謂奠於殯也言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則諸臣皆得代之也然則成王既殯康王方在苫凷之列雖不暇躬行祭咤諸文猶不可謂之非而顧必區區嚌而飲福乎

嚌者小祥之禮也故曰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賔兄弟則皆啐之如之何其行此於初喪之日也天子未除喪則稱予小子雖衰周猶然禮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今儼然自稱予一人而與羣公從容拜揖於門内是吉拜也尚復知有辟踊稽顙乎使康王不顧非禮而岸然行之則為不孝使召公導王於非禮則為不忠曾謂康王召公而不嫺於忠孝者乎其可疑如此由此言之夫豈徒衮服之失禮而已予故


反覆詳究其間以為此後人不知禮者所偽為耳或曰今文古文皆有可遽疑其偽乎予曰否彼金縢亦猶是也宋儒固已疑之矣於是遂屠蘇氏之論而為之說

堯峯文鈔卷四